

散文

记忆中的电影

■色·恩克

前两天，旗文化旅游体育局以“新时代新征程 送文化送电影下乡”为主题的基层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在我苏木进行。

坐在宽广明亮的露天广场，观看那一场场露天电影，我恍如隔世，几时的记忆如同潮水般涌来。

我小时候居住的村庄叫“大队”，相当于现在的“嘎查”，“大队”下边设“小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小组”。那时候的牧区物资匮乏生活贫穷，文化生活更是单调乏味。公社文化站电影放映队，每年秋夏季都要轮流到各个大队放上几场露天电影。如果说还有什么能够在我们的脑海里留下印记和回味的事，恐怕只有那为数不多的几场露天电影。

那个年代的牧区，除了逢年过节的时候，群众自发组织了一些《好来宝》《安代舞》等娱乐表演外，日常劳作之余，基本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唯一能让牧民放松心情、感受文化气息的就是偶尔播放一次的露天电影。

记得那时候，听说哪天哪天公社电影放映队下村放电影，那绝对是一件轰动周边的盛事，会影响到邻近的几个甚至十几个村民小组。那时，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为了让广大村民都能看上电影，大队村委会干部一般都会提前几天，甚至十天半个月在有线广播中发出通知“某天某时在某大队放电影。”消息一传出，即由亲朋好友、学校学生口口相传，没出三天整个大队，甚至邻近村庄皆已家喻户晓。喜出望外的人们，特别是孩子们每天都在掐着手指计算着看电影的日子。多少年来，看电影一直是青年男女恋爱互动的一种形式。一户人家的女孩已经说好了邻村的一个姑娘，如果村里放电影的话，是第一时要通知对方的。如果女方能够受邀而来，这自然是一种积极的信号，如果女方在再三邀约下还不肯前来，那这桩婚事恐怕就难说了。

记得那时候，放映电影选择场地也是有讲究的。一般都选择一个大队中心位置的天然村落里。我家白音昆地大队因为地域较大，为了照顾偏远村民组的群众，偶尔也会分东、西两片，找个人比较密集的某个小队里放映。到了放电影的那一天，村里的人们提早赶回牛羊群，提前挤牛奶，做奶豆腐做，吃完饭把家早早早安排妥当。夕阳下山之前，便招呼着左邻右舍，肩上扛上一条长凳，一群人前呼后拥地向放映点走去。远道儿的乡亲们不管老少，有的骑着马，有的赶着勒勒车，拉上腿脚不便的老人和小孩子纷沓而来。老远就能看见，放映场地上已经聚起了不少男女老少，看电影的板凳已经放满了小半个场地，没带凳子的也用几块砖头，垒起一张张简易的席位，占领着观影的有利地形。一早来到场地上的孩子们也像过年一样兴高采烈地满地乱跑。放映员正指挥着两个助手把白色幕布挂挂在用三根碗口粗细的毛竹竿搭起的架子上，两根竖杆的底部埋在泥土里，顶端分别用两根绳子成八字形拉直固定在地上的铁桩上，接着把一只黑色的音箱通过滑轮上拉至一根竹竿的中间固定。放映场中央放着一个大木箱，上边放着一台放映机已经架好。设备架设完毕，放映员从那写有影片名的铁盒里取出电影胶片，放在机器上倒片，调试电影镜头，为放映做最后的准备。

记得那时候，当一束灯光像探照灯似的从镜头射向银幕的那一刻，热闹沸腾的场地立马安静了下来，数百双眼睛纷纷盯着银幕上上映出的一切，有好奇的孩子挥舞着自己的双手，边向上跳跃着，好让电影的光束把手投影到白白的银幕上，眼见那手影像兔子似的在银幕上移动跳跃，更是欣喜若狂地喊着跳着。

等夜幕降临，放映场上的观众早已坐得满满当当。一个个不时地扭过头来，看着放映员的一举一动，急切地

盼着电影早点开播。等到预定的放映时间一到，放映员便打开话筒，用嘴对着“呼呼”地先吹上两下试下声量，然后报出当晚放映的片名。那时，放映正片前一般都要放上几分钟科普纪录短片后，故事片电影方才正式登场。那个时候放的电影，有战争题材的，也有百姓生活题材的。主要由长春、北京、“八一”、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以“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战争题材居多。《铁道游击队》《闪闪的红星》《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战上海》等等，随着波澜起伏的剧情，人们看得一会儿热血沸腾，一会儿泪流满面，一会儿欢呼雀跃。小兵张嘎、潘冬子也成了那一代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

还有一些根据样板戏改编的《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中那些英雄人物救国救民、视死如归、机智勇敢、坚定顽强、公而忘私的精神，曾经激励了多少年轻的一代立志为革命理想而奋斗终身。

那时候，有的电影看过一遍还觉得意犹未尽，还要约着到附近其他大队的放映点上再去看一遍两遍。物资匮乏，生活贫穷的那个年代里，偶尔放上一场电影总能成为村民们一段时间闲聊的话题，使人们找到一时的精神寄托。劳累时只要一谈起电影情节，便引起了兴奋，增添了干劲。懵懂的孩子，闲暇时也会模仿电影里的一些情节，玩一些“好人坏人”的游戏。

那时候，除了放映以革命为主题的国产电影以外，偶尔也会放上一两部外国影片。记忆中深刻的是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和南斯拉夫故事片《桥》。《卖花姑娘》曾是20世纪70年代风靡一时的译制片电影。“卖花哟，有蔷薇，还有金达莱……”“小小姑娘，清早起床，提着花篮到市场，走过大街穿过小巷，卖花卖花声声唱……”熟悉的台词，凄婉动人的音乐，曾经打动过无数观众的心。那时，村里的人们，只要听说哪里要放电影《卖花姑娘》，无论路有多远，也无论是否看过都会跑过去再看一遍。主人公花妮、顺妮姐妹坎坷的命运不知让心软的女人们流下多少同情的眼泪。电影《桥》讲述的是一九四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一小队南斯拉夫游击队员经过一系列周密的安排和惊险曲折的斗争，将德军撤退途中一座必经的桥梁炸毁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形象鲜明的人物，飞机加大炮的震撼，打动着每个观众的心。电影插曲《啊，朋友再见！》这首已经飘过五十年的歌声，现在听来仍会令人心潮澎湃。

那时候的电影与现如今在影院看电影相比，当年看露天电影也是有不少好处的。比如室外空旷且空气清新，让人心情舒畅；场地选择灵活，可随时调整，最关键还是免费的。当然缺陷也显而易见的，比如音响效果较差，易受刮风下雨的影响，放映质量难以把控。放电影需要的电，一般是用小型的汽油发电机发电，偶尔还遇到调皮的孩子踩断电源线导致断电的现象，有时副情正值高潮突然停电，不一会工夫人群里埋怨的、咒骂的，还有用手电筒乱射乱照的。突然停电也会导致胶片被“咬”断，影响电影情节的连续。不过，那坐得离放映机近的孩子，就有机会“抢”到一小段花花绿绿的电影胶片。第二天拿着放在眼前一幅幅地观看上面的人影，成为向小伙伴们炫耀的资本。到了晚上几个人配合着，一人拿着放大镜，一人拿手电筒，一人伸开胶片，对着白色的石灰墙头一起“回顾”着电影里的情景。

如今，城市里的电影院豪华温馨，新片大片让人应接不暇，乡村里的露天电影也同样进入了数字化时代，其内容也与城市院线基本同步。再回想起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情景，不由得感叹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散文

有一种幸福叫回娘家

■鲍敏杰

国庆前夕，我回到了海拉尔的娘家。还没登机，就接到小妹信息，说她和85岁的老爸去机场接我。看到信息，眼睛瞬间湿润，心里波澜起伏。好怕见到老爸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两个多月前，老爸突然高烧40度，突然不会走路，突然小便失禁……真是把我吓坏了，当然这都是老爸脱险后，小妹诉说的。我这次回去，也是惦念80多岁的父母，想趁国庆假期好好陪陪父母，尽点孝心。

飞机上午10点准时起飞，11时55分安全落地。还没有取好行李，小妹小妹的电话就打来了。我按照指示牌，顺利找到出口。很快见到了小妹和老爸，当时心情非常激动，我真害怕控制不住自己。小妹开玩笑说：“四姐啊，你这是最高规格的接待，老爸自来接。”小妹接过行李，我则紧紧握住老爸的手，一直以来的担心和牵挂、害怕和委屈都化成了眼泪和无声的语言。略作平静，我打开了话匣子“您还好吧，身体没事了吧……”我们边走边聊。小妹已将车调好头，我搀扶老爸上了车，小妹安放好行李，我们启程回家。想到家里还有等我的老妈，心里依旧激动不已。别看老爸85岁了，但记忆力非常好，他记得回家时哪里转弯，哪里直行，让我佩服不已。到小区下了车，老爸还抢着帮我拿行李。进电梯，老爸刷卡、开门，动作娴熟。进门后，看到在家里等我的老妈，拥抱后，我们手拉手坐下聊天。小妹小妹进厨房，准备午饭。很快饭菜准备好了，我们边吃边聊，内心的幸福感油然而生，回到父母身边真好啊。老爸耳朵背，我们说话声音小，他听不清，常常打叉，常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暴风雪中的马鹿摄影 赵国君

散文

支援宁夏的克旗回族青年

■马守喜

翻开由赤峰市回族书法家、摄影爱好者李树臣先生出版的《赤峰回族风情志》一书，看到“昭乌达盟回族干部支援宁夏”一章，让我回忆起当年克什克腾旗许多回族青年奔赴宁夏的场景。

1957年，党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给予高度重视和关怀。当年6月，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第51次会议作出决定，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并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批准。在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前夕，中央决定成立以刘格平、马玉槐、甘春雷等同志组成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中央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的领导机构，因当时宁夏经济、教育、卫生等工作比较落后，中央决定从全国各地抽调优秀回族干部支援宁夏。

因为当时内蒙古自治区已成立十周年，自治区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的乌兰夫同志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主要领导刘格平同志协商，决定从内蒙古自治区抽调三百多名回族干部支援宁夏的建设，这批支援宁夏的回族干部和学生都是青年人，平均年龄20多岁，政治觉悟高、身体素质好，有一定的技术专长。因为克什克腾旗当年回族干部较多，有些是从解放军中退伍到地方工作的青年，听到支援宁夏建设的号令后，克什克腾旗许多回族青年干部热血沸腾，积极报名，决心把自己的青春谱进西部大开发的进行曲中，把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情谊奉献给西部各民族团结。

我们愉快地结束了午餐。我非常感谢小妹，为了陪我，她续了假。小妹上班时分白班和夜班，休息时间不确定。大姐一家离爸妈家很近，大姐每天早上都会来打扫房间，做早饭，大姐也常常做好饭菜送过来，让我很感动。尤其是老爸生病住院期间，他们日夜照顾，毫无怨言。这些，我都没有做到，我很惭愧。小妹这次变化很大，尤其是做饭、做家务的水平和能力明显提高。老爸几次住院，小妹都请假陪护，有一次请假陪护45天。她出钱出力，言语不多，却用实际行动给我们做了榜样。以前，大姐走路、做事总是风风火火、毛毛愣愣，没想到她还很细腻。她是我们家公认的最有福最漂亮的一个。考学时应届就考中，仅超分数线一分。毕业后顺利分配工作，然后结婚生子。婚后妹夫包揽了三餐和家务。小妹全身心投入工作，且收入颇丰，让人羡慕。她也是家里身体最棒的孩子，也是最省心的人。能做到倒头就睡，不受环境影响。吃东西不挑剔，不浪费。孩子和妹夫都不用她操心，她还挺会哄人开心，她和妹夫微信聊天信息让我看了一次，哇，没想到只看称呼就感觉两个人就像热恋中的情人一样。看来，我要向她学习的东西很多，我羡慕她，也为她高兴。我们在一起朝夕相处的十几天，一起买菜做饭，一起照顾爸妈，一起锻炼身体，快乐至极。尤其是小妹教会我给爸妈修剪头发，还给我们每人买了酸酸甜甜的糖葫芦，让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幸福感满满。小妹还有一个特质，就是力气大，不犯愁拿东西。我们上街购物，她都是拿最重的，仿佛就是一个大力士。她说，她去呼和浩特人民医院进修学习时，身边

的学员姐妹们周末都愿意带她去购物，每次她都热心而且乐意帮助大家拿东西，深得大家的喜欢。小妹真就是一个让人特别喜欢的真实而质朴的人。

回到爸妈身边，我的生活变得非常有规律。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半吃完早餐、九点半我们下楼锻炼、十一点半上楼做午饭、十二点半午餐时间。午休约一个小时，三楼下楼继续锻炼、五点上楼做晚饭、六点半晚餐结束、八点准时泡脚，十点钟睡觉。几乎每天都是这样的习惯，早晚每人两杯新鲜牛奶，让我们幸福又愉快。这样快乐的时光很短暂，小妹10月6日回去工作了，小妹也不能天天见面了，我成了独自享受父母之爱的小孩了。吃饭时爸妈和我都会互相夹菜，见我吃得少，他们就轮番劝我，让我不忍拒绝。吃饭，多数采取分餐制，看到光盘儿，我们都非常开心。爸妈饮食简单，不挑食，好伺候。妈妈话不多，反倒是老爸，啥都想管管。有一次，我刷牙洗碗筷，没有把碗和碟子分开摆放，被老爸责怪。还有一次，正赶上大姐、小妹和我都在，老爸说阳台的东西摆乱了，责怪我们没有规矩。当时就把我们逗乐了，我们请老爸给定一个规矩。也不知道老爸听到没有，反正是不高兴了。这些点滴小事都成了我们快乐的片段。我擦玻璃，老爸就拿个刮板来帮忙，不让他干还不行。我刚擦好的玻璃，他又给我刮花了。我要贴近他的耳朵告诉他，他才知道添乱了，有点不好意思。看我登高、爬上爬下，不停叮嘱我。老爸是煎鱼、蒸馒头和蒸辣椒焖子的高手，受到了家人几十年的好评。我非常幸运，年过半百还能吃到老爸亲手做的饭菜。他还能亲自去买肉买菜，给我们买零食。我们不在家的时候，老爸就负责给老妈做饭，收拾屋子，是一个特别能干的老头儿。小妹在的时候，特别会夸人，常常会摸着老爸的头说：“这老头可好可好了，多能干啊。”老爸就不好意思地说：“能干啥呀。”但老爸听到夸奖，很开心，又加足了干劲儿。自从他生病后，医生就告诉他不能提重物，不能做引体向上这样的运动，但他有时候不听话，看别人练，就控制不住自己去展示一下。有一天上午，他竟然拖一袋50斤的大米回来了，把妈妈和我惊呆了。家里大米还有好多，关键是怕把他累病了。他坚信卖米说的是新米，160元一袋很便宜，说是卖米的给送到电梯上，他也没出力。气得我们无话可说，因为怕他着急上火了。

相聚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不知不觉我的假期就要结束了。临行前，老爸非要给我装点茄子干儿，我撒谎说飞机不让带。但他要剪两棵花儿，我没拒绝。老爸精心包装好，嘱咐我怎么栽。老妈则忙着给我装点水果和牛奶，生怕饿着我。其实只有一个半小时的机程。一点半的飞机，老爸老妈停止了上午的锻炼，在厨房里给我准备午餐。水果、饺子、肉骨头……其实早餐吃完不到两个小时。老妈说上车的饺子必须吃，老爸给别的肉必须吃，切好的水果要吃……老妈说再煮几个鸡蛋带上来，我说飞机上会发吃的喝的。就这样还是装了足够晚上的吃食。大外甥请假开车送我去机场，老爸也非要去。老妈也不甘示弱，对老爸说：“你能去，我也去。”考虑到老爸老妈的身体，我怕离别伤感，影响他们的心情，加之风大很冷。我再一次撒谎说大外甥送完我，还要回单位下班打卡。说了好几遍，老爸老妈才无奈地说那就不去了。但他们还是坚持下楼，把我送到了大外甥的小车上。我不敢回头……

大外甥轻车熟路地给我办理登机手续，一直把我送到安检口，才告别离去。我仿佛进入了梦境，这是我成家后，第一次一个人回娘家，而且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想来也不到一个月。回想起来在娘家的时光，我也没为爸妈做什么，只是偶尔做做饭、做点家务、买点东西、出去玩玩、吃几顿饭、照几张照片……这二十多天啊，就这么悄然而逝了，留下了许多未了的情怀。我是幸运的，老爸老妈还能完全自理，记忆力还非常好，两个人还都有工资，还能吵吵闹闹、搀扶着一路前行，还能接送我。回家的路是最美的，回娘家的心情是最美好的，在我年过半百还有老爸老妈盼我，等我回家，我真是太幸福了。

等待登机的时候，遇到一位大姐，她主动和我打招呼。当得知是一趟飞机，倍感亲切。尤其是得知都是回娘家看望父母的，话题一下子多起来。她快言快语，从同年纪问到孩子，真没想到，她的儿子竟然跟我是同行，一下子又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因为有大姐热情陪伴，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半小时的机程，也很快。落地后，打开手机，家人的信息电话都过来了。下飞机还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女儿关切询问我约车的情况，回家要给我接风。我知道父母惦记我，回了电话。我惦记父母也惦记家里的女儿和老公，离归的心情蛮复杂的。

幸福是一种感觉，而有一种幸福就叫回娘家！